



## 最盼遇到人，最怕遇到人！

遮天蔽日的风沙刮了两天两夜，太阳缩在风沙后面，白天变成了黄昏，背风坡的雪面染成了一片焦土。

我灰头土脸地进了屋，从河边打回来的一桶水里有小半桶都是沙子。亦风不敢出门了，他已经被呛得喘不过气，嘴唇发乌，掐着脖子窝“哧哧”地喷着哮喘药。

格林大喷着鼻息拱开小屋门钻了进来，一身黄烟，狼眼几乎睁不开，他前爪捂着鼻子在地上打滚，难受得像马一样打响鼻。他瞧见我放在门边的水桶，就一脑袋扎进去，摇头晃脑地涮着鼻子，涮几下又抬头大喘一口气，再埋嘴进水桶，突突地冒着鼻泡泡，弄得一地都是水。我抱起狼脸一看，黑鼻孔成了黄鼻孔，里面堵了好厚一层沙，看来鼻子大也有坏处，外鼻子舔得着，鼻洞里面吸进的沙可就舔不出来了。我从格林脊背上揪了一点浮毛，沾点水，在一根草棍儿上揉成团，做成棉签，小心翼翼地托着格林的下巴，替他把鼻孔里的黄沙都掏出来，格林连打了几十个喷嚏，略好。我没想到这辈子还会给狼挖鼻屎。



刚出来就连遭撵打，格林的心情低落起来，跟我回去的路上委屈地呜咽着——不容于人群，不容于狗群，我到底属于哪里？

铺天盖地的沙尘之下，哪里找猎物啊？这风沙还要刮几天？找不到食物，格林怎么办？

风沙发狂般摇撼着小屋子，风声灌进每一个窗缝、门缝，变成巫婆般歇斯底里的怪叫。烟囱的风门也被刮了起来，炉子里总是倒灌风，连续几天都没法生火取暖。到了夜晚，钻进睡袋里焐上半天都感觉不到热气，我们和格林只好挤在一起相互取暖，像蜷缩在狼洞里的一窝狼。

亦风的脑袋挨着我的脑袋，他一只手抱着格林粗大的脖子，另一只手放在格林腋窝下焐着，他喃喃地问我：“咱们好像还从没拍过一张全家福吧？赶明儿我把相机焐热了，咱们拍一张。”（由于相机和摄像机在高原经常显示“低温无法开启”，因此往往需要提前在怀里焐热才能使用。）

我“嗯”了一声：“这些照片随时都可以拍啊，还需要预约吗？”

亦风微微一笑道：“也是，我只是想，如果格林走了，就没机会了。”他一遍遍摸着格林的尖耳朵，看着耳朵顺贴在手掌下，又“噗”地弹起来，轻声问道：“说真的，如果格林走了，你舍得吗？”

“舍不得也要舍啊，我来草原不就是为了让他回归吗？狼不是宠物，人的陪伴绝不能取代他真正的同类。而且，狼有自然交付给这个物种的使命，我巴不得尽早让格林加入狼群，只要他能活得快乐，我有什么舍不下的。”

亦风满眼笑意，轻轻捞起格林毛蓬蓬的大尾巴，用狼尾巴尖扫着我的鼻子：“你呀，就给我讲大道理吧。”

厚密的狼毛盖在身上，像一床活毛被，让寒冷也远离。我被格林的热气熨帖着，摸得到他皮毛下有力的心跳！感觉我的血液循环也与他同步，朦朦胧胧中我似乎回到了城市温暖的被窝里。我渐渐坠入梦乡，唯一别扭的就是耳朵，格林的大鼻子刚好贴在我的耳边，于是他每次呼气的时候，我的耳朵就会温烘烘痒酥酥的，而他每次吸气的时候，我的耳朵就冷得直缩。半夜里，我总以为是亦风的鼾声，后来才发现是格林在打呼噜，再困苦的环境，他也能睡得香。

我刚来草原时穿的白纱长裙早已剪得支离破碎，有的纱块儿用来包扎格林的伤口，有的纱条用来捆绑小屋子不结实的地方，有的纱条搓成绳子随身携带着捆背柴火用。有的纱叠成几层用来过滤饮水。衬裙则扎成了一个大大口袋，装牛粪用。我做梦也没想到过自己最珍爱的纱裙会落得个焚琴煮鹤的下场，然而没有生存，哪来的浪漫？

即使被过滤后的水，喝进嘴里也全是细沙磨着牙齿的声音。吃压缩饼干不喝水不行，我们一口饼干一口沙水，硬往下咽。从前吃完的几大箱方便面每包配料袋里的一点点碎肉丁，我都像考古一样仔仔细细地挑出来，攒了小半碗。这会儿终于派上用场了，我把肉丁拌在掰碎的压缩饼干里，留给格林吃。

格林两口就吞完了，然而狼肚子仍然扁得晃荡。我还想再拿几块压缩饼干给他，亦风止住我：“那玩意儿膨胀得厉害，吃多了一喝水会出事儿。先让他喝点水吧。”

格林喝了一大碗水以后，肚皮才勉强撑了起来，大家貌似饱了。

三天后，风沙终于停了，小屋子里的每一个接地缝隙前都留下了一个个扇形的沙锥。

风沙过后，前段时间远离的牛羊群又转了回来。亦风嘱咐我说：“牧场上似乎有人来住了，以后格林出去的时候可得多跟着点。”我连连点头。

这天，格林下山出猎，我远远地跟着他，顺便提了桶到河边取水。

格林刚走到河边一处平坦地带，正巧一辆摩托车载着两个牧民经过。两个牧民一看有狼，立刻停了下来。格林看见人来，竟然毫无心机地迎了上去。一个牧民下了车，伸手在怀里一阵掏摸，赫然掏出一个后端带铁链的流星锤模样的武器，拿在手里抡起来。

我吓得水桶一扔，边冲过去边大喊起来：“不能打！不能打！”急扑上前护住了格林。

牧民愣了一下：“你敢抱狼？”

我连声解释：“他不会伤人的，只是好奇。”我突然脑袋里灵光一闪，用藏语大喊道：“他是寺庙里放生的！”这句话是当初跟扎西学的，也不知道发音是否标准，更不知道寺院里会不会放生狼。但这句话应该奏效了。牧民看看我的一身藏袍，将信将疑地收起流星锤，一步三回头地骑着摩托走了。

我回望懵懵懂懂的格林，这孩子真让人不放心。那流星锤打在你糊里糊涂的脑袋上还得了吗？直到摩托车走远，我才松开格林，捡回水桶来到河湾处。

刚下到大河的冰面上，我想起没带凿冰的工具，以前的水洞已经冻实了，跳起来踩都踩不塌。正发愁的时候，瞅见在大河的上游正好有一男一女两个牧民，他们也在河面上凿冰取水。我正琢磨着等这两人走了，我可以上他们的水洞去取水。哪知道格林又上去了，这次格林小心了一些，他悄悄接近，观望他们在做什么。或许格林觉得这一男一女俩牧民不会伤害他……格林观望了好一会儿，河面有了咕噜噜的水声，牧民的冰洞凿开了，口渴的格林也想从凿开的冰洞里喝水，于是他跑了上去。牧民抬头一看来了只狼，立刻进入了备战状态。

格林轻轻地摇着尾巴，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歪着脑袋看着牧民。然而牧民妇女拿起木棍石块，对准格林狠狠地砸过来！格林大吃一惊连忙躲开。好在狼的速度非一般人能赶上的，而且有了刚才摩托车的经历，让他略有提防，但这一击还是让格林在冰面上狼狈地滑跌了一跤，他忙翻身爬起，边跑边吱吱叫着，他回头看打他的人，心里很是疑惑。男牧民抄起凿冰的铁棒随后赶来追打，我赶去制止，这才避免了进一步的伤害。

刚出来就连遭撵打，格林的心情低落起来，跟我回去的路上委屈地呜咽着——不容于人群，不容于狗群，我到底属于哪里？

回到小屋，我把这事儿跟亦风一讲，两人心里都酸酸的——在人类中长大的格林已经把人当成了可亲近的同伴，如果继续留在我们身边，如何让他接受“人是他最大的天敌”这个概念？这是我们最担心的，格林太单纯，太没有心机，尽管我们教会了他狩猎求生的本领，但是如果他对人没有戒心，很可能是个悲剧的结果。然而我们已经退到了荒芜的狼山，即使我们可以控制住格林不去接近人的地盘，却无法阻止人逼近狼的领地。



格林小心翼翼地走过去，歪着脑袋看着牧民，遭到的却是狠狠砸打。

一天，亦风发现格林始终专注地盯着极远处的牧场，他用望远镜仔细调好焦距搜寻，他发现牧场上好像有个白点始终没挪动过位置，从望远镜里观察，似乎是一只羊躺在那里，是死是活不真切。亦风和格林留守小屋，我决定独自翻过牧场围栏去看个究竟。

走了大半天终于到达目标跟前，我兴奋得欢呼雀跃——那是一只死羊，肚子已经膨胀起来，身上却皮包骨头，格林的食物有着落了！我围着死羊转圈，想办法要把羊拖回去。正琢磨间，一个骑着马的牧民不知道从哪儿冒了出来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大哥，你的羊死了怎么处理啊？”我看到牧场主人来了，客气地询问。

“不要，就丢在那儿。”

“那把羊给我吧。”

“你拿死羊做什么？都死几天了，不能吃了。皮也坏了，没用。”

死几天了都没有鸟兽来啃食？我看着完整的羊尸，心里有点悲凉，草原上的食腐动物真是愈见稀少了，也或许他们根本不敢踏入人类范围，只能像格林一样望食兴叹。牧场之内死亡的牲畜无法消化，牧场之外食肉的动物忍饥挨饿。

“我不吃，拖出去喂狼总可以吧。”

“那你拿去嘛，”牧民笑着靠在马背上看我折腾，“哪里去找狼？狼敢来早就打死了。”

“谢谢你啦！”得了许可，我把冻得硬邦邦的死羊翻了个面，寒冷的高原是个天然冰柜，羊尸并没有太腐败，我边拿绳子捆羊腿边说，“狼冬天就清理这些腐肉，到春夏秋冬，狼就吃鼠兔旱獭，这样你的草场上就不会有那么多老鼠了，以后你的牛羊才有草吃。”我尽量通俗易懂地说着，把羊腿捆了起来。他显然对我的话题并不感兴趣，看了一会儿拍马掉头走了。

我把绳子挎在肩膀上，费力地拖着死羊往回走，走了百来米，身后马蹄声响，刚才那个牧民又回来了：“卖给你。”他改变了主意。

“啊？”我有点意外，“什么？”

“这个死羊卖给你。”他重复。

“你不是不要吗？”

“你要就要给钱，羊皮还值钱呢，拿到市场上也可以卖。”

“多少钱？”我也懒得争辩了，死羊不值钱，多说无益。

牧民上下打量了我一下：“八百块。”

“啊？”我吓了一跳，“活羊也才卖九块钱一斤呢，这羊瘦成这样就

算活的也最多值五百。”

“你要不要吧？”牧民很干脆。

我无可奈何，说不要吧，想想格林过几天可能就断粮了，好不容易走到这儿来。我叹口气：“那这样吧，我买活羊。”这样我还不用背着沉重的死羊回狼山呢。

“活羊不卖。”牧民不跟我多说了，骑着马围着我和死羊绕圈，拿着手机打电话。看这阵势是不让我走了。不惹事的好，我摸摸衣兜：“我只有五百块，你愿意就卖死羊给我，我没有多的了。”

牧民放下手机瞅瞅我的包：“就是八百。”又打量我一下，看上了挂在我脖子上的望远镜，“不够拿望远镜给我也行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？这望远镜三千都不止！”

“我用得着。”

“可我也用得着啊，坚决不行，这羊不要了，我走。”我放下死羊，欲从马旁边绕过去。

“不许走！”牧民不让。

我背脊一寒，这才知道自己陷入麻烦了。我下意识地摸向内兜里的对讲机，转念一想，即使亦风赶来也来不及，何况他还带着格林，只怕事情会更复杂。僵持中，另一个牛倌模样的人骑马过来了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她弄死了我的羊。”牧民说。

“我啥时候弄死你的羊了？”我对这不明不白的冤措手不及，“我手上什么东西都没有，怎么可能弄死一只羊啊？而且这羊都死了几天了。”

“就是你弄死的。”牧民肯定地重复。

我把目光转向刚来的牛倌，希望他断公道。

“弄死羊就该赔人家嘛！”牛倌儿下结论了。

“你们还讲理不讲理？”我心中气苦，想起了刚才牧民在打电话，他们是一路的。

“怎么不讲理？”牧民说，“我这个羊就是八百块钱，你弄死了就赔钱，钱不够望远镜抵三百。”

“这个羊就算活着也只值五百，凭什么要八百啊？”我为保住望远镜做最后的努力。

“你看肚子那么大，怀了小羊啊，怎么不值三百？”牧民一本正经地解释他的道理。

我仔细一看：“这明明是只公羊嘛，凭什么骗人？”两人愣了一下，交换了几句听不懂的话。牛倌摆出维护正义的样子：“不管怎么说你闯进人家的牧场，平白无故一只羊死在你面前，你总是说不过去吧？好好的路不走，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死羊？对吧，既然羊都杀死了，只能按照人家开的价格来赔了嘛，你错在先啊。”

“你们这个牧场是才围起来的，我们早就在这里了……”我猛然想到观测点门口的大叉，不敢再说下去，重申道，“我只有五百，你要还有良心就收五百放我走吧。我也不会再来了。”语气中明显示弱与祈求。一个不怕狼的人，怕人了。

“五百可以，但是望远镜给他，牧民放羊用得着。再说你不赔清楚也走不了。人多了就不是这个价格了。”牛倌儿也牛起来了。

走，走不了；留，不敢留。面对如此威胁，我只好取下望远镜扬手摔在草地上，牧民潇洒地从马背上弯腰捡起。

我心里气苦：“这里草这么差，你们还在放牛羊，草根都刨吃干净了，明年你们的牛羊啥草都没得吃。”

牧民得意地摆弄着望远镜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这牧场我们租下来了就是我们的了，明年没草转其他地方就是，用不着你操心。”

“目光应该放长远啊，人的眼睛为什么长在前面？”

两人对视一眼，笑得不亦乐乎：“为了数钱啊，快拿来吧！”



没法说了，我气得快哭了，掏出钱来哗啦一声扔在草地上，转身拖起死羊走了。我怕他们发觉观测点，特别绕了一个大圈才从山背后回去。

我拖着死羊爬上半山，老远就看见亦风和格林冲下来接我，我哭倒在亦风怀里，抽抽噎噎地讲了经过，亦风安慰我说：“人安全回来就好，钱无所谓。如果遇不到人，那些钱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“可他们也太欺负人了！”我大把抹着眼泪，“明明是公羊，硬说是怀孕的母羊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是公羊？”

“我掰开腿看了的。”

“你还有心思去掰人家的腿？！”亦风且笑且叹，“要是你的处事经验有动物知识的一半多，就不会老受欺负了。”

我摇摇头：“我宁愿跟狼相处，狼比人简单多了。”

在草原上，我们最盼望的是遇到人，因为有人就可以买来食物，有人，我们那些没用的银行卡和钱就可以变得非常有用。但是我们也最害怕遇到人，每接触一个陌生人都是一场赌博，因为无论对格林而言，还是对我们而言，在这草原上，最危险的往往就是人。